



朱伯明在清洗一只毛绒熊，清洗剂是他专门配制的。

## 七旬大爷：修补玩具娃娃 还开了家“娃娃诊所”

娃娃主人说：我的娃娃活了，感谢“救命之恩”

主人不在家，玩具“复活”了，这是动画片《玩具总动员》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情节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有那么一群人，他们虽已长大，却仍坚信玩具也是有生命的，玩具破损“生病”了，也需要看医生、动手术。

在上海市虹口区，75岁的退休工程师朱伯明就为这群人开设了一家“娃娃诊所”。当完成修复的玩偶回到主人身边，有人会说“谢谢朱伯，您拯救了我们”；还有人抱着“重生”的娃娃亲吻，眼泪静静地流了下来……

朱伯明常常被这些场景触动，他觉得这是修复工作中最重要的东西——被认可的价值感。至今，朱伯明已修复了近千只毛绒娃娃。

### 坐飞机挂急诊

朱伯明的“娃娃诊所”位于上海市虹口区天宝西路一个狭长楼梯尽头的房间里。朱伯明精神很好，年轻时是研究所里做什么都要精益求精的朱工。花甲之年，他开了一间“娃娃诊所”，专门修补上了年头的玩具娃娃。客户一般管他叫朱伯，他则喜欢叫这些送来修补的娃娃为“小朋友”。

窗口的小沙发凳上，朱伯明接待过数百个身体出了状况的“小朋友”。有人不远万里送娃娃求救，有人不惜代价“打飞的”赶来挂急诊，有人甚至连修补娃娃这几日的分离都倍感煎熬。每个“小朋友”都有一个故事，它们不能行动，无法言语，但也因此得以永远陪伴主人，从不伤害。情感如落雪一般，在时光里绵绵密密地飘，不知不觉，堆积深厚。

这日，朱伯明已经在准备“手术”了。因为朱伯明的“娃娃诊所”来了新客人：有人挂了急诊，专程从大连赶来上海。挂急诊的“小朋友”是一只叫灰灰的小熊，它的绒毛因为反复被抚摸已经不再立体，一条胳膊下还裂开了口。

“几岁啦？”朱伯明推了推眼镜，做术前询问。

带灰灰来“挂急诊”的孙晶晶知道，她找对人了。问年纪，是朱伯明接待所有“小朋友”的第一件事情，就像儿科大夫要确认小患者的基本情况一样。

灰灰是一只灰白拼色的小熊，今年33周岁，是孙晶晶4岁生日那天，父亲送给她的礼物。从此以后，她和灰灰几乎一天也没有分开过。

33年间，灰灰一直陪在孙晶晶身边。去哪儿都带着，晚上睡觉也要抱着。赶上走夜路的时候，因为有灰灰在，她便会安心一些。父亲去世后，灰灰的意义就更不一样了。工作上有压力，或是身体不舒服的时候，她会跟灰灰倾诉。哪怕不说话，有它在身边，也觉得有所寄托。“这种美妙的体验，很少有人能够拥有。”孙晶晶说。这些年，灰灰跟着她走南闯北，

从来没坏过。直至2020年底，灰灰的一只胳膊下出现了一个裂口，孙晶晶有点着急，但也不敢随便找裁缝去补。她在网上搜索到朱伯明“娃娃诊所”的信息，立刻安排行程，挂了急诊。

“手术”开始了。朱伯明把灰灰握在手里，小心翼翼地清理、缝合、修补、抚摸，时不时和灰灰聊两句，孙晶晶坐着等待“手术”结束。两小时过去了，“手术”很成功。小熊灰灰在朱伯明的手中接好了胳膊，整只熊看起来精神了不少。孙晶晶端详了一阵，小心翼翼地给灰灰胸口系上蝴蝶结：她的童年回来了。

### 技艺精湛 做到极致

回溯玩具修复这份职业的开端，还是朱家的内需。朱伯明修复的第一个娃娃是儿子的玩具北极熊明明，结果修了三次儿子都不满意。“他指出嘴巴不对，说这不是我的明明了。”儿子抱怨。原来玩具还被儿子起了名字，自认手巧的朱伯明不服气，一直改到孩子满意。

据朱伯明介绍，长时间不洗澡、磨损严重、外力破坏，是娃娃的三种“常见病”。年纪越大的玩具娃娃，主人越不敢清洗，但朱伯明自有一套秘诀。40℃左右的温水加入独家试剂，将玩具浸泡3分钟，再用刷子小幅度来回刷洗，一盆清水慢慢变黄。他的独家试剂没有碱性成分，能分解上面的污渍，同时不会对绒毛产生伤害。洗完后的风干过程也很有讲究，温度要保持在25℃，湿度50%，吹风机、暖炉、温度计，缺一不可。

吹干娃娃也需要特殊手法：一边开着冷风扇，一边把电吹风产生的热风通过手将温度传上去。“冷热风同步进行，这样就形成了物理的旋转，产生气流。”朱伯明说。

真正让他头疼的是给娃娃重新植毛、做衣服，这需要寻找配料。如果要求修复到玩具原貌的七成，配料可能要找一周；如果要求修复到九成，一个月也不一定找到。从形态、色泽、质地，客户的要求越来越

高，朱伯明的技术也不断提升。

朱伯明的工作台上放着蓝、粉色的两盏台灯，用于夜晚作业。铁盒里放着钩针、剪刀、断线器、修毛器等“手术刀”。成为娃娃医生近二十年来，朱伯明每天早上8时起床，忙到晚上12时，至今已修复近千只娃娃。

### 修复童年 抚慰心灵

修娃娃技术要求不高，但这个细致的手艺活儿并非易事。修复，既包括恢复原貌，还得根据记忆搞点创作。每做一步修复，朱伯明都要拍视频、照片，通过微信和娃娃主人确认。朱伯明的微信列表里，一只黄色小熊的主人备注名称是“脖子没有了”，听起来就需要动个“大手术”。朱伯明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，他的修补“手术”，误差按毫米计算，颜色要放在冷光灯、暖光灯和自然日光下反复对比。姿态、容貌、神情，甚至气味，都要保留记忆的痕迹。

朱伯明介绍，这个顾客群体不大，每个人的要求却不低。娃娃主人记得娃娃的每个细节，修复过程中的任何微小改变都会被发现。

更多时候，朱伯明获得的反馈，大都是主人们收到修复一新的娃娃后，发来感动大哭的表情，和感谢“救命之恩”的话语。

朱伯明发现，来修娃娃的人，很多都是在最需要关怀的童年阶段，缺少了来自家人的关怀。他可以修复娃娃，让主人重温记忆里的温情时刻，但童年时代父母对孩子的爱，是任何玩具都替代不了的。

“我也很愧疚，年轻的时候忙工作，很少有时间陪伴儿子，给他买了一堆玩具，希望能代替自己陪伴孩子，但父母的陪伴是最重要的。”朱伯明说。

每一个缝合修补的娃娃背后都是一个失而复得的童年，修娃娃不仅是技术上的修复，更重要的是抚平心理的褶皱。朱伯明觉得，这个工作不是任何人都能做的，除了是娃娃修复师，他还算得上是心理咨询师。据上观新闻



朱伯明和灰灰、孙晶晶合影。



为寻找合适的绒线，朱伯明常常光顾各类市场。